

第十九卷

妖柳傳

熙寧間，福人陶象，以令至秀州，攜子希侃遊學。希侃美丰姿，尚諛諂。涉山水而怡情，侶花酒以適意。長吟獨詠，慕景興懷，慨然有超天下志，而功名事不足掛齒也。

一日，道經會稽，泊舟山下。時微風棲林，淡月漾水。希侃不能成寐。起未數步，而山鐘野笛，又飄然交送於耳。正欲假律一賦獨得，香氣已忽忽入息矣。疑盼間，一婢婷參前。陶生驚謂曰：「夢耶，祟耶？」妖曰：「羨君高懷，特伴幽獨。」生問其居址遠近，妖答曰：「門崖壁石，顧在咫尺。青山我主人，茭葑我鄰比也。」生曰：「獨居荒寂，得無至此一遣乎？」妖曰：「非也。送月迎風，何居之獨！啼鴛語燕，何荒之寂！日飄搖於煙水之鄉，無所鬱也，又何假於一遣乎？」陶因微笑，牽妖袖，并坐月中，引身私之，妖亦不拒。因問生曰：「操帆徒涉，碌碌何之？使得久留，當堅永約。」生曰：「此衷願耳。奈家尊赴宦，且屬意鄙身，固難捨也。」妖恍然歎曰：「君猶未知乎？青苗梗法，荊棘當途，正殆者有投林之想矣，君乃欲為風中之樹耶？」生曰：「拙哉子言，將使我埋光丘壑乎？」妖曰：「徙木南門者，孰與種梅孤山之為逸！看花長安者，何如摘菊籬下之為高！孰謂丘壑非賢者事哉？」生曰：「是固然。但君子疾泯泯耳。」妖笑曰：「王庭三槐，竇家五桂，不可謂不芬馥也。今未幾而雨露淒涼，調殘相繼。甚者將軍之大樹，斧斤及之矣，何赫赫足云！」生曰：「苟能遺芳，是亦可也，何必較身後之遇。」妖曰：「不然也，顧所處何如耳。茹芝四老子，采薇二餓夫，自身已後，其來不知幾許時矣。而商山、首陽之秀號，至今與霜松雪竹同清，未聞榮前而悴後者，何耶？」生又曰：「聖於清者不足論矣。若中人已上而身無一遇，如虛生何！」妖曰：「此又不可強也。試以吾輩言之：有步步生蓮花者，有妝飛梅萼者，寵愛何其殷也！有蒸梨見逐者，有啖棗求去者，疏斥何其甚也！謂是其色弗若歟？非然也。夫婦女且爾，而況丈夫乎！故天苟遇我，則廟棟堂梁，天不我遇，則涂糲泥櫟。遇不遇，命也。君謂由人乎哉！」

不然，渭之釣叟，傅之築傭，苟非商周拔茅而物色，則一竿一版，朽爛濱岩之下。老死無聞矣。故曰遇又不可強也。」生勃然曰：「信如子言，甘與庸庸者伍，何以自別歟？」妖曰：「豈有異哉！杏園一宴，桃李春官，雖與臣草莽、友蓬蒿者不若，及其南柯夢後，衰草荒榛，寒煙暮雨，同一丘耳，孰分梧棘乎？」生曰：「世之急功名者何限，而子獨以忤眾者願我，何也？」妖曰：「妾非願君，欲悟君耳。正以此輩為可鄙也。垂涎富貴者，不啻望梅止渴；妄想功名者，孰無松夢之思。攘攘營營，爭枝匝樹，雖忙逐槐塵而不惜，禍甘桃實而莫知，彼將謂可根深蒂固也。豈知桑榆之景易窮，草頭之露易涸，華茂未幾，枯槁隨至。方將宴笑堂中，而長夜之室，人已為我築矣。悲思此景，願將何屬乎？」生曰：「人孰無死也。必欲高潔以逃之，不幾於固耶？」妖曰：「死固難免，但當值此死耳。苟徒朝求井上之李，暮拔園中之葵，勞苦迎合，驅馳世途。憂憤迭興，驚疑靡一，遑遑然無俄頃之舒眉袒腹。人而至此，縱廟柏成龍，雷陽感竹，終無益也。而況未必得此者乎！若夫托赤松以遨遊，隱橘中以行樂，餐菊英，紉蘭佩，逍遙於塢之北，溪之南，與木石通情，猿鶴同夢，雖片月浮雲，不足以喻其閒，飛花流水，莫能以狀其適，天地至樂，斯人久享歷焉。誠所謂時可當日，而日可猶年者，亦將與恒人論歲月乎！以此評死，果孰值而孰負耶？」生喜曰：「不期一話，足開心胸。子殆非山家者流歟？而何其典達也。」妖復低容促膝曰：「章台舊裔日微，漢禁隋堤，風光非昔，霸陵之門戶，問者疏而隨者少也。行行種種，無非攀愁送恨之情，故特僑寓以避此耳。」生歎曰：「然，才容兼妙，無怪乎不屑事人也。」妖又太息曰：「張君一別，腰緊眉粗，眠臥含情，春秋虛度。連理之樂，殆不可復望於今矣！」生曰：「然則有兄弟否？」妖曰：「紫荊伐後，其豆相煎者多也，念本連枝者誰歟？」生曰：「既爾孤獨，曷求一友乎？」妖曰：「金蘭契絕，勢利成風，負荊人遙，青松落色。當今之世，而欲所求乎友，非賣則擠矣！」生曰：「若然，則人可絕乎？吾恐不如是之甚也。」妖曰：「殆有甚焉。朝廷鮮勝任之良乾，郡縣乏敷惠之甘棠。趙家喬木，為庸材輩寒而蠹也數矣。又且放王呂之牛羊，株連善類。顛仆之禍，行將切於本根，一木豈能支哉！」生曰：「子誠熟識世故者。然今茲之處，樂耶，憂耶？」妖曰：「方其淒風寒雨，杏褪桃殘，山路蕭條，愁雲十里，苔荒蘚敗，情魂銷，不可謂無憂也。及其芳洲晴暖，一簇翠煙，畫舫玉，酒旗搖映；又或送夕陽，掛新月，暮蟬數咽，野鳥一鳴，萬縷春光，心怡意適，殆不知造物之有盡也。夫誰曰不樂乎？」生笑曰：「樂則樂矣，第少一知心也奈何？」妖亦笑曰：「安排青眼，窺人多矣，無如郎君。是以不辭李下私嫌，竟赴桑間密約，且為君道也。」生挽其手曰：「咀嚼卿言，不覺俗心頓破，但不能置此身耳。」妖曰：「是不難。即當潛名潤壑，俯結松蘿，寄跡雲霞，永聯絲木。襟披楊柳之風，步緩梧桐之月。山樵泉飲，快一塵於無驚；鶴伴鷗賓，洗壘淄於不染。上蹤萃野之孤犁，春田清露；下續桐江之一線，秋水寒潭。拄杖穿花，一無留念；攜壺藉草，百不關情。惟夢繞乎松杉，據弄牀頭之笛；且心飛於蘭桂，移彈石上之琴。誠可謂神仙中人，不特與竹林而較勝；風塵外物，直將與桃源而爭芳者也。何必喘慕紫蔽之台閣，肩揆黃棘之門牆，韁鎖情懷，桎梏手足，以自取辱哉！」生見其言詞流發，博洽多聞，豔冶括目，嫵娜醉心，意必仙種也，感慕益切。」復取舟中行褥，鋪松陰之下，欲求再會。交接間，極盡情事。起與生別，雞三唱矣。生因請其姓，妖答曰：

不必牽衣問阿嬌，幽情久已屬長條。

禹王山上無人處，幾度臨風夜舞腰。

生溺於欲，竟不詳其意而散。

明日，象欲發泊，生意逗延不進。夜果復來。生乃匿之舟中，欲與之任。妊佛然不許曰：「妾奉蒲姿於君者，實欲與君開綠野之堂，結白蓮之社，彩武安之藥，種邵平之瓜，冷淡岩雲湖水中也。顧可自蹈危機，為人振落剪拂，甚哉，妾所不願也。」生情不能捨，哀哀懇乞，約以送至家尊，即當與俱此山。請之再四，乃從。及抵秀年餘，希侃忽遭異疾，不可救療。會元淨法師過秀，令象亟詣告之。師乃除地為壇，設觀音像，取楊柳灑水咒之，結跏趺坐，引妖問曰：「汝居何地，而來至此？」妖答曰：「會稽之東，汴山之陽，是我之宅，石木蒼蒼。」師曰：「噫！兒蓋柳也。吾嘗聞是兒返性矣，不道其復為幻也。」妖乃靦然笑曰：「陶君有緣，兒將教以不死之術，非祟也。」師不能寤，為宣《楞嚴秘密神咒》，令痛自悔恨，毋為物邪所轉。於是號泣請去。復謂陶生曰：「久與子游，何忍遽舍，願觴為別。」即相對引滿，作詩泣曰：

仲冬二七是良時，江上多緣與子期。

今日臨歧一杯酒，共君千里還相思。

遂去不復見。生疾亦尋愈。方知其妖柳也。故所論議，皆花木之事。然鑿鑿造理者也。因悟其言，改名希靖，不求仕進，歸家享年壽云。

薛藩

薛，河東人。幼時於窗櫺內窺見一女子，素服珠履，獨步中庭，歎曰：「良人負笈遊學，艱於會面。對此風景，能無悵惋！」因吟曰：

夜深獨宿使人愁，不見檀郎暗淚流。

明月將舒三五候，向來別恨更悠悠。

又袖中出一畫蘭卷子，對之微笑，復淚下吟曰：

獨自開箱覓素紈，聊將彩筆寫芳蘭。

與郎圖作湘江卷，藏取齋中當臥觀。

其音甚細而亮，聞有人聲，遂隱於水仙花中。

忽一男子從叢蘭中出，曰：「娘子久離，必應相念。阻於跬步，不啻萬里。」亦歌詩曰：

相期逾半載，要約不我踐。

居無鄉縣隔，邈若山川限。

神交惟夢中，中夜得相見。

延我入蘭幃，羽帳光璀璨。

珊珊皆寶襪，轉態皆婉孌。

歡娛非一狀，共協平生願。

奈何庭中鳥，迎旦當窗喚。

繾綣猶未畢，使我夢魂散。

於物願無鳥，於時願無旦。

與子如一身，此外豈足羨。

又歌曰：

憶昔初邂逅，玄蟲鳴樹間。

崔盞飲好，又將還。

隱几夜不寐，朱火 青煙。

沒績素，藉以開我顏。

展轉復反側，傷彼《關雎》篇。

沉吟下階步，四五月方殘。

嗟哉牛女星，遙遙隔河端。

鴛機不成匹，服箱良獨難。

虛名如有益，敢惜同心肝。

歌已，仍入叢蘭中。

苦心強記，驚訝久之。自此文藻異常，蓋花神啟之也。一時傳誦，謂二花為「夫婦花」。

鄧

晉陽西有童子寺，在郊牧之外。貞元中，有鄧者，寓居於寺。是歲秋，與朋友數輩會宿。既闔扉，忽一手自牖間入，其手色黃而瘦甚。眾視之，俱慄然。獨無所懼，反開其牖。聞有吟嘯之聲，不之怪，訊之曰：「汝為誰？」對曰：「吾隱居山谷有年矣。今夕縱風月之游，聞先生在此，故來奉謁。亦不當列先生之席，願得坐牖下，聽先生與客談足矣。」

許之。既坐，與諸客談笑極歡，久之告去，將行，謂曰：「明夕當再來，願先生未見擯。」既去，與諸客議曰：「此必鬼也。不窮其跡，且將為患矣。」於是緝絲為縲數百尋，候其再來。繫之。明夕果來，又手出牖間。

即以縲繫其臂，牢不可解。聞牖外問：「何罪而見縛，其議安在？」遂引絳而去。

至明日，與諸客俱窮其跡。至寺北百餘步，有蒲桃一株，甚蕃茂，而縲繫其枝。有葉類人手，果牖間所見者。遂命掘其根而焚之。鮮血淋漓，呻吟之聲宛然。

狄明善

仁和狄明善，之海鹽，舟至瞰澱六七里，天色已暝，野無人居。遙見前村燈明，疾趨赴，則一酒肆也。明善逕入肆門，惟見一女，甚美。問曰：「郎君為飲而來耶？」明善然之。女遂引明善至肆後小軒，匾曰「天香毓秀」。女又問曰：「郎君何姓？」明善曰：「僕姓狄名明善，杭之仁和人也。敢問芳卿尊姓？」女曰：「姓桂，名淑芳。嚴君早逝，族屬凋零，故僑居於此，以貨酒為生耳。」遂設席，與狄對酌。明善半醉，乃詠桂一律以挑之：

玉宇無塵風露涼，連雲老翠吐新黃。

種分蟾窟根因異，名自燕山秀出常。

綴樹妝成金粟子，逼人清噴詠沉香。

今宵欲把高枝折，吩咐 娥自主張。

女聞而笑曰：「君之詩，其御溝之紅葉乎。」乃相與就寢，極其纏綿。越明日，辭去。女泣曰：「君此去難期，倘因事至此處，

不吝一見，妾之願也。」明善亦 欵而別，明年秋復往，訪之，第見豐草喬林，杳無酒肆，惟一老桂，夾道而花耳。

周少夫

曹吳字太虛，武林人也。因慕淵明，別字元亮。性愛種菊。至秋，無種不備。一日早起，見黃大菊當心生一紅子，漸大，三日若櫻桃焉。人皆不識。有鄰女周少夫者，年十六，姿甚淑令，月下同女伴來看，竟摘食之。食已，忽乘風飛天。吳驚報其家。父母姊妹，向天號哭，初不反顧。自首及足，漸沒於青天之中。已而有老父至，向菊拊掌歎息曰：「我無緣哉，何至之遲也！」吳方問故，忽變一老孤馳去。數日後，諸菊盡死。此地方百里三年無菊。吳始悟仙家所謂「菊實」者，即此物是也。

僧智通

臨湍寺僧智通，常持《法華經》，入禪晏坐，居寒林寂境，非人跡所至處。經年，忽夜有人環其院呼智通，至曉聲方息。歷三夜，聲侵戶，智通不耐，因應曰：「呼我何事，可入來言也。」有物長六尺餘，皂衣青面，張目巨吻。見僧初亦合手。智通熟視良久，謂曰：「爾寒乎？就此向火。」物乃就坐。智通但唸經。至五更，物為火所醉，因閉目開口，據爐而鼾。智通觀之，乃以香匙舉灰火，置其口中。物大呼，起，至門，若蹙聲。

其寺背山。智通及明視蹙處，得木皮一片。登山尋之，數里，見大青桐樹，其下凹根，若新缺。僧以木皮附之，合無縫隙。其半，有薪者創成一蹬，深六七寸餘，蓋魁之口，灰火滿其中，光猶熒熒，智通焚之，其怪遂泯。

翻經台記

潤州單于忠訪友於江州，寓南門外。時季夏望，乘酒興步月數里，至一台邊。台上有五女子色富麗，與清瘦四女子交嗤。皆曰：「人來也，吾等當去。」一富麗者曰：「異鄉人也，無避焉。」忠意必豪門姬妾，遠視不敢登。清瘦者麾忠上，各為禮，將欲告以相嗤之意。忽又一人來，貌骨堅剛，謂忠曰：「君何來？」忠恐其疑，乃曰：「乘興月游，非有心冒突也。」斯人笑曰：「人生何處不相逢，奚嫌之有。」邀相席地而坐，推忠居首，斯人次之，女子各以為序。忠問富麗者姓，女曰：「吾姊妹五人，何氏。」問清瘦者，女曰：「吾姊妹四人，符氏。」及斯人，乃曰：「吾姓石名平。適聞諸女相嗤，予特來分解耳。敢問何也？」忠亦曰：「未知諸美人出何名門，因何事相競耶？」清瘦者曰：「予等共適一門一人，姓謝。彼五人恭逢盛時，予四人身當厄運。彼以榮華誚我淒涼。殊不知物各有時，泰極者必否，否極者必泰，此造化一定之理。彼但知其盛，不知衰漸至，爾其將來之我也。但見我衰，不知我盛可待，我其既往之爾也。蠢爾丫鬟，不識乘除之數，妄為非誚，是以不平耳。不意一時見笑於君子。」富麗者默然。內一女子，拂綠綃，移玉履，舞而歌曰：

妾生長兮水中央，薰風吹兮漣漪香。

粉臉嬌兮羞楚娃，纖腰脆兮愧王嬙。

珠璣狼藉兮雨露，文章燦爛兮鴛鴦。

弓鞋兮潘妃誇金，判溪兮越女墮妝。

清風來兮翠桁，明月上兮雕樑。

歌悠揚兮驚 娥，舞婆娑兮響 。

笑彼兮剝霜暴日，委顏兮灰死草黃。

齊無鹽兮形質，買臣妻兮行藏。

我歌兮丹鳳鳴，我舞兮碧鸞翔。

廣寒兮燦燦輝彩，蘭樹兮拍拍春陽。

繼而清瘦中一女，整素鬟，拖碧袖，亦舞而歌曰：

秋日來兮風氣涼，天地廓兮羅空囊。

群菲卸兮趁東流，惟孤芳兮開秋江。

遞清芬兮輕漾，弄媚影兮斜飛陽。

臨湘流兮倚台妝，承玉露兮沐容光。

清操兮彷彿臞仙，嬌姿兮出類花王。

適我兮得意盛時，正爾兮失所悲傷。

豎枯桔兮禦殘蓼，依破蓋兮搖寒塘。

富貴兮渾如春夢，矜詡兮倏爾彷徨。

天道兮消息自然，物理兮盛衰靡常。

歎么麼兮罔識化機，得融和兮頓肆輕狂。

餘韻未絕，車聲軋軋。皆驚曰：「家有人來，各宜散去。」忠慮其家人見以致禍，不顧而走。至寓所確已三更矣。愛其詞新，記而彙之。明日再往，孤台悄然，題曰「翻經台」。忠思《一統志》言，謝靈運作翻經台於江州是也。台邊有小池，荷花五柄，池北溪畔，芙蓉四株。忠始悟富麗女子五人姓何者，荷也；清瘦女子四人姓符者，芙蓉也。荷及時向榮，芙蓉失時未茂，花神各相譏笑耳。比至一頽亭中，見有石桌鑄圍棋局，乃知石平者，枰也。覓上人問之，台池果謝靈運所創。昨夜乘車而過者，靈運之流裔謝大郎云。

海月樓記

嘉興朱士元，年二十餘，丰神飄逸，遊興頗濃。一日，道經南城下。仲夏夕也，鬱蒸恍忽，至海月樓西，竟迷去路。心正驚疑，忽有一女童施札於前曰：「奉主母命，邀先生過山避暑。」朱曰：「素不相識，得非邀之錯耶？」女童曰：「至當自知，幸無見卻。」朱與偕行，但見夾路清陰，仰視前林，樹生絳果可羨。朱自念：「生長郡內，不知有此佳境。」更進半里，入一洞門，遙望數台，度一石橋，方抵其處。屏後出一女子，上下綠衣，脂唇粉面，降階而迎。引入中室坐定，女童進茶果。朱問女姓氏，女笑曰：「妾遂良之裔。邀君欲了宿緣也。」頃間設宴，酒肴羅列。女童捧一水晶盤，盛絳果，狀如楊梅，其色略淡，鮮圓可愛。二人物談，

以絳果奉朱。即命女童歌《賀新郎》詞以侑觴。詞曰：

花柳卻炎蒸。運神工，重樓疊宇，頃刻間成。綠水青山多宛轉，免教燕駭鶯驚。看來無異到神京。慮只慮佳期不定。天從人願，邂逅多情。相引處，佩環聲。等閒回首遠蓬瀛。呼小玉敬陳繹果，漫薦蘭羹。須信是瓊漿一飲，頓令百感俱生。且休道塵緣易盡，縱然雲收雨散，琵琶峽依舊風月交明，此會果非輕。

酒闌就枕，曲盡魚水之歡。逮晨，朱謂女曰：「生承款愛，甚欲留連。但吾父甚嚴，欲即歸以免深罪，與卿再圖後會耳。」女曰：「靈境難逢，佳期易失。妾因夙緣未了，故委身耳。正擬久聚，何即去乎？」朱復懇辭。女仍設席，復出絳果。將行時，出一軸展於几，寫詩三絕以贈，乃揮淚而別。詩曰：

壺天移傍郡城壕，雲自飛揚鶴自巢。

千載偶偕塵世願，絳桃花下共吹簫。

又云：

澗水沿流出鳳台，引將劉阮入山來。

郎懷何事難拘束，漫被東風吹得開。

三云：

陽台後會已無期，眉上雲橫不自知。

那更靈官傳曉令，含情騎鶴強題詩。

朱攜詩軸出洞，忽狂風大作，飛沙眯目，不覺失足墮於山下，乃顛仆城隅，宛若夢覺。歸而其父嗔朱夜宿於外，欲責，朱乃出軸詩呈父。父不之信，令人蹤跡其地，惟有一石橋，過橋豐林，左有楮樹一株，絳果累累，他無所有。女乃楮樹之精。其頻頻奉絳果，蓋即所結之實，世所謂「楮桃」云。

蘇昌遠

中和中，有士人蘇昌遠，居閩州屬邑。有小莊，去官道十里。

吳中水鄉，率多荷芰。忽一日，見一女郎，素衣紅臉，容質豔麗，閱其色，恍若神仙中人。自是與之相狎，以莊為幽會之所。蘇生惑之既甚，嘗以玉環贈之，結繫慙慙。或一日，見檻前白蓮花開數殊異，俯而玩之，見花房中有物，細視，乃所贈玉環也。因折之，其妖遂絕。

焦氏

馮漢字天章，為吳學生，居閩門石牌巷。一小齋庭前，惟植花木，瀟灑可愛。夏月薄晚，浴罷，坐齋中榻上。忽睹一女子，綠衣翠裳，映窗而立。漢叱問之，女子斂拜曰：「兒焦氏也。」言畢，忽然入戶。熟視之，肌體纖妍，舉止輕逸，真絕色也，漢驚，疑其非人，起挽衣將執之。女忙迫，絕衣而去。漢執得一裙角，以置所臥席下。明視之，乃蕉葉耳。先是漢嘗讀書鄰僧庵中，移一本植於庭。其葉所斷裂處，取所藏者合之，不差尺寸。遂伐之，斷其根，有血。後問僧，云：「蕉嘗為怪，惑死數僧矣。」

野廟花神記

河陽，巨邑也。去城數里，舊有真君廟在，南向，塑真君像坐堂之中，衛以眾將，狀貌凜凜，類公署然。堂之階下兩旁，好事者為種辛夷、麗春、玉蕊、含笑四名花。廟既偉杰，花復典麗，觀者竊心賞矣。

一日，儒士姚姓諱天麟者，河陽人也，因訪友遠出，及歸，未入郭而天色已昏黑矣。退無所及，進無所之，倉皇引望，遙見一古林，奔赴之。見林內有屋數椽，意必民居也，忙步謁其門。及至，有一蒼頭，仁立於門外。天麟揖而叩之曰：「此非旅館乎？」蒼頭笑曰：「誤矣。堂堂巨室，豈旅館乃爾也！」天麟曰：「然則何居？」蒼頭曰：「河陽真君之宅。」天麟遂求蒼頭引見真君。蒼頭不拒，引天麟入重門。至階下，乃見一叟頭緋衣，端坐堂上。天麟頓首曰：「僕河陽布衣，姓姚名天麟。迷路至此，伏乞相容。」真君起揖天麟，謂曰：「文士勿過為禮。」天麟起，真君曳之上堂，延坐以賓次。復命蒼頭進以酒，列以果，與天麟對酌。酒數行，真君沾沾喜，顧謂天麟曰：「家有四姬，長於歌舞，尤善吟詠。欲出以侑觴，恐見諂於大方文士也。」天麟避席謝曰：「重辱雅贖，敢謂諂乎。」真君召之。少頃，四姬出見，容色倍常態，纖纖若仙侶謫降者。真君首命賦詩，四姬請題，真君曰：「各以若名為題可也。」其一姬名辛夷，自吟曰：

桃杏飄殘春已終，芳容新吐玉欄中。

筆施紫粉非人力，苞拆紅霞似畫工。

露染清香疑蘸水，風吹舞勢欲書空。

何當折向文房裡，一掃千軍陣略雄。

其二姬名麗春，自吟曰：

一種根株數種花，雨餘紅白靜交加。

精神未數趙飛燕，顏色宛如張麗華。

倦倚春風耽宿酒，濕涵曉露點靈砂。

東君自是豪門客，吟對芳叢興覺賒。

其三姬名玉蕊，自吟曰：

瓊花柳絮與山礬，名品先賢辨別難。

數朵妝成冰片皎，千枚划出雪華寒。

唐昌覓種分歸植，仙女尋香折取看。

回首東君渾不管，狂風滿地玉闌珊。

其四姬名含笑，自吟曰：

天與胭脂點絳唇，東風滿面笑津津。
芳心自是歡情足，醉臉常含喜氣新。
傾國有情偏惱客，向陽無語似撩人。
紅塵多少愁眉者，好入花林結近鄰。

吟畢，真君命之歌。歌罷，命之舞。其歌麗曲似鳳囀喬林，舞纖腰即柳眠紫禁，天麟盡歡酩酊，少憩几席間，忽覺天已明矣。視之，不見真君四姬所在，獨一泥像儼然，廟中堂題曰「當境土地河陽真君廟」。兩旁四種花，則辛夷、麗春、玉蕊、含笑也。天麟驚歎而返。

菊異

和州之含山別墅，四望寥廓，草木蕃盛，春花秋鳥，自度歲華，人亦罕到之者。洪熙問，有士人戴君恩者，適他所路迷，偶過其地。疊疊朱門，重重綺閣，煙雲縹緲，望之若畫圖然。君恩為驚訝，謂不當有此華屋也。仁立久之，忽見門內出二美人，一衣黃，一衣素，笑迎於君恩前曰：「郎君才人也。請垂一顧，可乎？」君恩悅其人，從之。於是美人前導，君恩後隨，歷重門，登崇階，乃至中堂。敘禮延坐，羅以佳果，飲以醇醪，情意頗濃。而君恩時半酣，乃散步於中堂四壁，見壁間掛黃白菊二幅，花蕊清麗，筆端秋色盈盈。君恩大悅，即顧謂美人曰：「壁間畫菊甚工，不可不贈以句，當各吟短律何如？」於是黃衣美人先吟黃菊曰：

芳叢燁燁殿秋光，嬌倚西風學道妝。
一自義熙人彩後，冷煙疏雨幾重陽。

君恩吟曰：

平生霜露最能禁，彭澤陶潛舊賞音。
蝴蝶不知秋已暮，尚穿籬落戀殘叢。

白衣美人吟白菊曰：

嫩寒籬落數株開，露粉吹香入酒杯。
卻笑陶家狂老子，良花錯認白衣來。

君恩吟曰：

冷香庭院曉霜濃，粉蝶飛來不見蹤。
寂寞有誰知晚節，秋風江上玉芙蓉。

三人吟畢，撫掌大笑，彼此俱忘情矣。君恩乃從容言曰：「娘子獨守孤幃，寧無睹物傷情之感乎？」美人笑曰：「萬物之中，惟人最靈。睹物傷情之感，寧能免乎？既見君子，我心則降。永諧琴瑟，奚復疑哉？」是夕，二美人與君恩共薦枕席，情愛尤加，美人戲曰：「紅葉傳情，非衛玉而求告。」君恩答曰：「素琴感興，非逾牆而相從。」

翌日，君恩辭歸，美人泣曰：「恩情未足，衾枕未溫，安忍棄妾而遠去乎？」君恩曰：「固不忍捨，其如家人之屬目懸切耳。去而復來，庶幾兩全而無害矣。」於是黃衣美人出金掩鬢以贈別，白衣美人出銀鳳釵二股以贈別，僉曰：「好賞二物，聊見此哀。願郎睹物思人，不忘妾於旦暮可也。」黃衣美人泣吟曰：

山自青青水自流，臨歧話別不勝愁。
含陽門外千條柳，難繫檀郎欲去舟。

白衣美人亦位吟曰：

為道郎君赴遠行，匆匆不盡別離情。
眼前落葉紅如許，總是愁人淚染成。

君恩 歎，不及成韻慰答，三人各含淚而別。君恩歸第，時切眷注，或成夢寐，或形詠歎，私心喜不自禁矣。

迨明年，復有故他往，道經別墅。君恩謂可再見美人，訪之，則不知所在。君恩驚以為神，急取掩鬢、鳳釵視之，皆菊之黃白瓣也。